



一个方圆不过五十里的小诸侯国，却敢与强势的邻居薛国争尊位；一个夹于齐楚之间的脆弱政权，却成为孟子“仁政”思想的试验田，获得“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善国”之美名；一位实力脆弱、朝不保夕的小滕侯，却因《孟子·滕文公章句》而名垂青史。滕国，史书上虽仅有只言片语，却字字珠玑般充满传奇。

## 【刊前絮语】

## 看门道

□徐静

著名作家张炜曾说，这些年来最爱看的两本书是王献唐的《山东古国考》、李白凤的《东夷杂考》，无论到哪都要带着这两本书，“因为我对这片乡土是如此沉醉”。王献唐最早研究龙山文化，很多人习惯从齐鲁大地这一称谓认为古代山东只有“齐”“鲁”两国，其实山东有百十个小国，尤其在商周、山东地区相对独立的文化格局被打破，古国林立，姬姓国、任姓国、姜姓国、己姓国……许多真是闻所未闻。

还好，“山东古国系列之二”的滕国是听说过，因为毛泽东与“滕小国”的典故。本版《善治的“滕小国”》一文，讲述了滕国最有名的国君滕文公与儒学大师孟子的不解之缘。战国时期，滕国国君滕文公以方圆五十里的小国，在诸侯并立、七雄称霸的境况下，不但没被吞并反被誉为“善国”，“卓然于泗上十二诸侯之上”，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从老子的“上善若水”至孔、孟、墨、荀，“善”一直是先贤大儒的至高追求。滕文公多次把孟子请到滕国讲学，让孟子住在离自己宫殿较近的上宫（相当于国宾馆），问政并采纳了孟子注重农耕、实行井田制等主张。正如文中评价，作为“儒家思想的第一块也是唯一一块试验田”，滕国具有特殊的历史贡献。

都说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看过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杨爱国撰写的《孝堂山石祠里的汉画像》一文，就特别想去济南长清的孝堂山，去看看横贯三壁的“大王车”出行图是如何威严浩荡，“孔子问礼于老子”的历史会面可还清晰可辨，胡汉战争图中的胡人烤串是否传神生动……这些技艺高巧的汉代风俗画，以流畅洒脱的阴文线条，再现了两千年前山东地区的社会风貌和达官显贵的生活状况，有人物、禽兽、草木、山川、天地形状，还有反映贵族生活的朝会、出行、迎宾、征战、献俘、狩猎、庖厨、百戏等场面，真是珍贵而又生动的历史画卷，难怪中国古代石刻会与古希腊罗马石刻并称为“双子星座”。此外，孝堂山郭氏墓石祠还有一个之最，这座石头建筑约建于东汉初年，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地面建筑。当时我还向杨老师求证，该说国内现存最早的“石筑石刻房屋建筑”，还是“地面房屋建筑”。杨老师回复，事实上，不是石头的建筑也保存不了这么久。因此，几种说法都对。

[山东古国系列之二]

孟子“仁政”的试验田  
——善治的“滕小国”

□本报记者 张九龙

方圆五十里  
毛泽东遇“滕小国王”

1958年8月9日，毛泽东乘专列由河南抵达滋阳（今兖州）火车站，在这里，毛泽东接见了时任滕县县委书记的王吉德等人。当毛泽东问王吉德的职务时，王吉德回答：“我是滕县县委第一书记。”主席用很浓的湖南方言道：“噢！那你就是滕小国的国王了。”众人被主席风趣的话语逗笑。

毛泽东所说的“滕小国”典故出自《孟子》：“滕文公问曰：‘滕，小国也，间于齐楚。事齐乎？事楚乎？’”随后，毛泽东又向王吉德询问了“滕小国”的现状，并叮嘱王吉德要“治理好‘滕小国’，为民办好事”。同时，毛泽东告诫现场干部，当地方官，都应该了解地方的历史。

引起毛泽东兴趣的滕国，其故城位于山东滕州西南7公里的姜屯镇。《滕县志》称“滕城，周二十里”，不过从考古发掘来看，这恐怕只是一个虚数，实际丈量的故城周长仅几公里。不仅都城小得可怜，整个国土面积，史料记载为“绝长补短，将五十里也”，也就是说东拼西凑，方圆才五十里。如此看来，称其为“滕小国”并非戏谑之语。

滕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。一般认为，当时周武王克商，封其庶弟错叔绣于滕，立为姬姓侯国，历时七百余年。现在故城东北隅还存有“文公台”，又称“灵台”，相传是滕侯的寝宫遗迹。此外，故城西北六里有滕侯陵墓，据说开国滕侯错叔绣及其子孙的墓葬群就坐落在这里。

别看滕国“块头”不大，当时可称得上是“风水宝地”和“战略要地”。周天子给自家人总是要多点关照的，姬姓侯国分封的土地多在黄土层和冲积地带，土地肥沃，就当时的农业生产而论，都是很优质的土地。滕国地处平原，荆水流经故城东南，虽然地方不大，但富国安民不成问题。更何况，周初的东方地区并不太平，周天子将周公封于鲁，错叔绣封

于滕，两个姬姓国呈掎角之势，战略意图非常明显，从侧面也能反映出周武王对滕国的倚重。

国小气势大  
“滕薛争长”为尊位

滕州古为“三国五邑”之地，境内曾有滕、薛、小邾三个小国。滕、薛相邻，滕国和薛国的都城相距不过二十多公里，基本保持薛强滕弱的格局。在历史上，这两个“邻居”可算是一对“欢喜冤家”。

在周天子的分封体系下，鲁国是当之无愧的东方地区第一诸侯国，鲁国是姬姓“宗邦”、诸侯“望国”，故“周之最亲莫如鲁，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”（清人高士奇语）。长期以来，背靠“兄长”鲁国这棵大树，薛国在鲁南地区混得相当不错，在政治地位上更是高人一筹，这一点从《左传》中记录的“滕薛争长”可以看出。

公元前712年，滕侯与薛侯同时去鲁国，在宫殿上，二人为了争座次先后而争吵起来。薛侯说：“当年开国的时候，武王先封的薛为侯。更何况我们薛国是奚仲的后代，夏朝的时候就分封了，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，我应当坐首席。”可滕侯也不甘示弱：“我们滕国与周王室是同姓同宗的血亲，先君担任周王的卜正之职，而你薛国是庶姓，我怎么可以在你的后面呢？我应当坐首席。”

鲁隐公见滕、薛二侯争执不下，急忙派大臣羽父出面调停，羽父转达隐公的意见来劝说薛侯。羽父说：“《周谚》有言：‘山有木，工则度之；宾有礼，主则择之。’按照周朝的盟会制度，确实要异姓居后，鲁国如果以薛国为长，那就违背了周王的礼制，显然不合适，只能委屈您了。”薛侯听罢羽父一席话，感觉鲁隐公也有难处，只好委曲求全，答应让滕侯为长，坐首席。薛国虽然相对强大，但这一次，最终还是让“根正苗红”的滕国占了上风。

搁在今人眼里，这事觉得可笑，可放在周代，谁先谁后还真不能马虎。周礼就是以等级森严著称，事无巨细，均有规格等次，以此来维护统治秩序。即使在周朝灭亡之后，“滕薛争长”背后尊卑先后的观念依旧延续着，又在历朝历代演绎新的版本。

“善国”美名扬  
孟子“仁政”试验田

战国中期，周天子地位一落

千丈，血统远不如手里的兵器实在。弱肉强食的年代里，鲁国“老大哥”自顾不暇，滕国只能另找靠山。滕国国君最有名的是滕文公，他与孟子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，也为滕国赢得了“善国”的美誉。

滕文公仰慕儒学，父亲滕定公去世后，滕文公派太师然友专程去邹国向孟子求教治丧之礼，孟子教文公行“三年之丧”。由于丧礼废止了很久，群臣百官反对声不绝，但是文公还是听从了孟子的建议，“五月居庐”。因为这件事，文公的孝名在诸侯中传扬，远近都称赞其为“贤君”。

即位之后，面对内忧外患，滕文公又求教孟子：“滕国是个小国，夹在齐国和楚国的中间，您说我究竟是投靠齐国呢，还是投靠楚国呢？”“养浩然之气”的孟子并不提倡小国依靠大国，而是主张小国应该自立自强，提出“凿斯池也，筑斯城也，与民守之，效死而民弗去，则是可为也”的观点。

听完这话，滕文公觉得有些道理，但还是解不了当前的燃眉之急：“现在薛国是齐国属地，他们正在滕薛边境修筑军事工事，看来齐国要攻打我们了，我非常害怕，不知如何是好。”孟子给滕文公吃了颗定心丸，告诉他不要怕，只要在滕国施仁政，百姓拥护，民气来归，别的国家就不敢来攻打滕国。

不用看大国的脸色，孟子的“第三条路线”着实让滕文公眼前一亮，最终他听从了孟子仁政治国的建议，在薛地实行井田制，兴办学校，改革赋税制度，施行仁政，与百姓同耕而食。滕国果然蒸蒸日上，不久，滕国“卓然于泗上十二诸侯之上”，被称为“善国”。

先秦时期，诸侯兼并，崇尚武力，强调仁爱的儒家思想在列国那里普遍不受重视。滕文公以儒治国，广施善教和善政，实属难得，因此滕国被称为“儒家思想的第一块也是唯一一块试验田”和“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善国”。

然而，“壤地褊小”、小国寡民，最终还是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。公元前414年，越国灭滕。儒家追求仁政、善治的理念无疑是正确的，只是在那种时代条件和外部环境下显然无法实现。但通过滕国的实践，孟子对仁政的看法也在不断丰富完善，并为儒家后学所继承，从这一点看，滕国具有特殊的历史贡献。

